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博雅语言学书系

LANGUAGE AND HIGH-LEVEL METONYMY

语言与高层转喻研究

陈香兰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博雅语言学书系

LANGUAGE AND HIGH-LEVEL METONYMY

语言与高层转喻研究

陈香兰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与高层转喻研究 / 陈香兰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9
(博雅语言学书系)

ISBN 978-7-301-22913-2

I. 语… II. 陈… III. 语言学—研究 IV.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73094号

书 名: 语言与高层转喻研究

著作责任者: 陈香兰 著

责任编辑: 唐娟华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2913-2/H·335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4144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博文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16.5印张 279千字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6.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本研究课题得到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语言中的高层转喻思维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09YJA740022)的部分资助。

序

这本书是陈香兰 2006—2008 年在北京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的出站报告《语言中的高层转喻思维机制研究》的基础上整理而成。陈香兰的指导教师是北京大学长江学者申丹教授。在此期间，我有幸参与过该课题的部分活动，并担任陈香兰出站报告的答辩委员会主席。现作者约请我作序，欣然从命。

这本书属于认知语言学和语用学范畴的理论研究，从认知语用学角度讨论语言现象，尤其是汉语现象中难以从字面观察到的转喻思维。如果我们回顾转喻研究的发展历程，从 Plato 和 Aristotle 把转喻作为一种修辞格起，经由 Jakobson 提出转喻与隐喻之别在于前者为“相邻”、后者为“相似”，Lakoff 和 Turner 把转喻定义为两个概念认知域之间的一种概念映射，以至转喻被用于解释间接言语行为和语法变化，就不难发现本书的高度前端性，陈香兰所从事的高层转喻思维机制研究正是国内外认知语言学的一个前端课题。

为研究本课题，陈香兰教授认真学习和采用当今学术研究中的最新成果，如将转喻分为高低层的思想；有关场境理论的思想；转喻观点和目前的种种构式观点；思维的语境条件等等。这说明陈香兰教授密切关注并掌握了转喻研究的最新成果，积累了多种学科的知识，为本课题研究做了大量准备。

这本书主要讨论五种语言现象：“What’s X doing Y” 构式、现代汉语的间接拒绝、现代汉语疑问句的意义偏离情况、汉语伏应和汉语“的”字结构。不难看出，作者所研究的课题涵盖多个方面，并且主要是结合汉语进行的。这一方面向汉语界介绍了国外的先进理论，另一方面将这些理论应用于汉语实践，本书的实用性应予肯定。

但我认为这本书的最大看点是作者始终采取唯真理是问的非派性立场，即作者不拘泥于一个学派的理论，或是以一派理论抨击另一派理论，而是不论哪一派都是该肯定的肯定、该学习的学习，该存疑的存疑。除对上述已经流行两千多年传统的转喻观指出其局限性外，作者不同意 Chomsky 从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的转化以及约束原则来解释照应问题；作者在肯定了 Halliday 和 Hasan 的衔接理论的同时，指出他们只讨论词汇和句子层面的衔接问题，未涉及语篇的层次；就本书主要采用的理论之一——语用学理论来说，作者坦率地指出 Grice 的合作原则、Searle 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以及 Sperber 和

Wilson的关联理论和传统语用推理理论无法系统解释有关的推理模式和认知基础；从认知理论看，Lakoff、Johnson、Turner等人虽然指出隐喻和转喻是人类语言使用的两种心智策略，以后进一步把转喻看作一种概念映射，但这些学者对转喻的研究深度远远不如对隐喻的研究；在“的”字结构研究方面，作者认为我国汉语界多数学者只是从语法、语义的角度研究，等等。所有这些，表明了作者的用心所在，她能从前人的研究中构建自己继续前进的台阶。

为了回答或解决上述问题，作者经过材料收集和分析研究，在多方面取得了突破。如作者提出意义偏离不仅是语用问题，也是一个认知思维问题，因此在研究中采用高层转喻来解释意义偏离；认为构式的意义生成与语境密切相关，背景知识规定着常规的转喻思维，而情景语境影响着常规思维在具体情况下的变化；构式的转喻操作有时表现为两域操作，但在间接请求身边的人去阻止构式所涉及的行为的条件下，可表现为多域操作；拒绝言语行为必须考虑上下文的动态语境，并有狭义拒绝和广义拒绝之分，特别是语境对间接拒绝有时有决定性的作用；常见的间接拒绝的转喻类型有部分代整体、整体代部分和因果思维中的转喻三种；间接拒绝经常存在两种类型的转喻链——从直接到间接的转喻链和从间接到直接的转喻链；在伏笔照应方面，提出了区分四种不同的“伏”与“应”类型，即一伏一应、一伏多应、多伏一应和多线伏应；“的”字结构中的转喻思维可细分为领有者、领有物、地点、人/物、形状、事物、施事+行为、对象、行为+受事、人、时间、事物、施事+行为+受事、事物、行为+形状、事物等转喻思维源域类型，等等。这样的创新性成果在本书中屡屡出现，令人欣喜。

最后，作者承认在这本书中对转喻在不同语言中的特点和规律尚未充分涉及；在方法上主要采用内省法，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所提出的假说还有待后续研究的进一步验证和完善；有些问题有待继续思考，如反问的问题等等。这说明作者的治学态度是谦虚的、诚恳的。

陈香兰现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理论语言学研究所所长，多次应邀赴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芬兰、波兰等国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并宣读论文。2012年她还赴英国华威大学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这些都说明她具有很强的独立研究能力，并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瞩目。陈香兰为人谦和、学习刻苦，积极上进。我坚信，在她治学的道路上，将有更多的突破，她会为我们带来更大的惊喜！

胡壮麟

北京大学蓝旗营寓所

2012年9月21日

目 录

第一章 引论	1
1.1 研究起因	1
1.2 研究层面与创新观点	5
1.3 研究思路	8
1.4 研究方法与路线	9
第二章 高层转喻研究	11
2.1 高层转喻与低层转喻的分类	12
2.2 高层情景转喻研究	14
2.2.1 场境理论	14
2.2.2 间接言语行为与高层转喻	15
2.2.3 “What is N” 构式与高层转喻	17
2.2.4 “What’s X doing Y” 构式与高层转喻	17
2.3 语法转喻研究	19
2.3.1 语法转喻的界定	20
2.3.2 语法转喻主要观点	21
2.4 高层篇章转喻	32
第三章 高层转喻思维模式与基本观点	35
3.1 高层转喻思维模式	37
3.2 高层转喻的认知语境观	38
3.3 高层转喻的情景语境限制观	40
3.4 高层转喻的多域操作观	41
3.4.1 多个源域与一个目的域	42
3.4.2 一个源域与多个目的域	46
3.4.3 多域操作变体观	47
3.5 高层转喻推理观	48
3.6 高层转喻认知背景限制观	49

第四章 高层转喻与语境：“What’s X doing Y”

构式限制性因素探讨	52
4.1 “What’s X doing Y” 构式的多样解释	54
4.1.1 Kay & Fillmore 的观点	54
4.1.2 Panther & Thornburg 的观点	55
4.1.3 Ruiz de Mendoza 的观点	55
4.2 转喻操作模式的修正	58
4.3 “What’s X doing” 和 “What’s X doing Y” 的异同与规约性	59
4.4 成分变化与 “What’s X doing Y” 构式	63
4.4.1 “doing” 在不同语境下的功能	63
4.4.2 说话对象不同与构式义变化	64
4.4.3 子构式不同与构式义变化	66
4.5 情景语境与认知背景不同功能	68
4.6 “What’s X doing Y” 构式的转喻操作域	69
4.7 “What’s X doing Y” 构式转喻思维的限制规则	70

第五章 现代汉语间接拒绝言语行为与高层转喻

5.1 拒绝言语行为重新分类	74
5.1.1 直接拒绝与间接拒绝	76
5.1.2 有言拒绝与无言拒绝	77
5.1.3 狭义拒绝与广义拒绝	78
5.2 间接拒绝的特点	81
5.2.1 间接拒绝形式多样	82
5.2.2 间接拒绝的意义偏离	84
5.2.3 言语行为类型与功能不一致	85
5.3 间接拒绝的高层转喻思维	86
5.3.1 间接拒绝的部分代整体转喻	87
5.3.2 间接拒绝的整体代部分转喻	89
5.3.3 因果思维与高层转喻	91
5.4 间接拒绝的高层转喻限制因素	95
5.4.1 语境限制	95
5.4.2 认知背景限制	99
5.4.3 话语意图限制	101
5.5 间接拒绝的转喻多域操作	102

5.5.1	由间接到直接的多域转喻操作	102
5.5.2	由直接到间接的多域转喻操作	105
第六章	现代汉语疑问句意义偏离与高层转喻	108
6.1	现代汉语疑问句研究及疑问句意义的复杂性	108
6.1.1	现代汉语疑问句研究	108
6.1.2	疑问句意义的复杂性	110
6.2	疑问句重新分类	111
6.2.1	疑问句分类观点	111
6.2.2	疑问句研究范围	113
6.3	疑问句意义偏离	113
6.3.1	意义偏离的界定	113
6.3.2	四种疑问句意义偏离的情况	114
6.3.3	强偏离与弱偏离	119
6.4	意义偏离与高层转喻	121
6.4.1	同一话语多种意义偏离与高层转喻	121
6.4.2	意义偏离与高层转喻类型	124
第七章	转喻与语篇：伏应与高层转喻	143
7.1	照应与语篇	144
7.1.1	照应的相关研究	144
7.1.2	语篇照应的局限性	146
7.2	伏应的认知激活方式	149
7.2.1	同指伏应与转喻思维	150
7.2.2	因果伏应与转喻思维	155
7.3	“伏”“应”与高层转喻	156
7.3.1	伏笔中的转喻思维	156
7.3.2	应笔中的转喻思维	160
7.4	伏应种类与高层转喻思维	164
7.4.1	多伏笔一应笔与高层转喻思维	164
7.4.2	多应笔一伏笔与高层转喻思维	171
7.4.3	多线伏应与高层转喻思维	174
第八章	“的”字结构的构式观与高层转喻思维	190
8.1	“的”字结构与构式	191

8.1.1	“的”字结构的语义特征	193
8.1.2	“的”字结构的形式特征	193
8.2	“的”字构式的转喻思维机制	196
8.2.1	“的”字构式的转喻思维模式	196
8.2.2	“的”字构式转喻中“X”的特殊性	198
8.3	“的”字构式的转喻类型	199
8.3.1	“领有者—领有物”转喻	200
8.3.2	“地点—人/物”转喻	201
8.3.3	“性状—事物”转喻	202
8.3.4	“施事+行为—对象”转喻	203
8.3.5	“行为+受事—人”转喻	204
8.3.6	“数量—事物”转喻	206
8.3.7	“时间—事物”转喻	206
8.3.8	“施事+行为+受事—事物”转喻	207
8.3.9	“行为+性状—事物”转喻	208
8.4	“的”字构式的限制	209
8.4.1	“的”字构式的转喻限制	209
8.4.2	“的”字构式的区别性、指称性限制	212
8.4.3	“的”字构式内、外限制	215
8.4.4	“的”字构式的语境限制	217
8.5	“的”字构式的转喻特例	221
8.6	“的”字结构语块观与语块类型	223
8.6.1	单语块“的”字构式	223
8.6.2	拼接语块“的”字构式	225
8.6.3	复合语块“的”字构式	226
第九章	结语	228
9.1	语言现象各章研究结论	228
9.2	五种语言现象的转喻共性	231
9.3	研究局限与今后研究方向	233
	参考文献	235
	索引	249
	后记	252

第一章 引 论

本书从认知语用的角度，以汉语为主要语料，探讨其高层转喻思维机制，并力求通过探究汉语认知的独特之处，对场境理论（Panther & Thornburg, 1998）和高层转喻思想（Ruiz de Mendoza & Díez, 2001）进行理论上的补充和发展。具体来说，本研究主要对五种语言现象中存在的转喻思维进行比较系统的探讨：现代汉语间接拒绝、现代汉语疑问句的意义偏离、伏应现象、汉语“的”字结构与“What's X doing Y”构式。我们的基本假设是，汉语中有些语言表达尽管从文字上看不出存在转喻，但其意义获得存在着高层转喻思维，我们认为汉语的转喻思维有其独特性。西方的认知理论有些方面难以解释汉语现象，因此，深入探讨汉语现象的认知转喻，会对转喻理论研究有所贡献。本项研究目的在于揭示一些语言表达背后的高层转喻思维机制，解释一些传统理论和言语行为理论难以解释的语言现象，补充和完善转喻理论。开拓伏应认知研究的新领域，从而对人类认知思维中的高层转喻思维有更深刻的认识。

1.1 研究起因

转喻在我们语言表达、心智思维中非常普遍，它以其独特的魅力引起了哲学家、修辞学家、心理学家及语言学家们的注意。转喻研究的发展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转喻被作为修辞现象来研究，这个阶段可以追溯到Plato、Aristotle，直至20世纪70年代。第二阶段，转喻被作为意义关系来研究，Jakobson（1971）注意到转喻基于“相邻”，而隐喻基于“相似”这一原则。Stephen Ullman（1962）在他的著作*Semantic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Meaning*中，将转喻定义为意义相邻。第三阶段，转喻被视为概念机制。起初的转喻研究主要集中在转喻的概念本质，转喻概念研究兴起于Lakoff & Johnson（1980），他们指出隐喻和转喻是人类语言使用的两种心智策略。Lakoff & Turner（1989）又对转喻定义进行新的补充，将转喻作为一种概念映射，而

且发生在两个概念认知域之间。第四阶段,转喻用于解释间接言语行为和语法变化。Ruiz de Mendoza & Díez (2001)在前人的基础上,明确将转喻分为高层和低层,一些学者将高层转喻作为研究间接言语行为和语法的重要手段。以 Thornburg & Panther (1997) 和 Panther & Thornburg (1998) 为代表的场境理论的出现,标志着转喻研究从概念指称范围扩展到言语行为领域,其理论核心是用转喻思维来解释间接言语行为的意义获得过程。Panther & Thornburg (1998: 756) 指出传统推理理论(如 Grice (1967/1975)的合作原则、Searle (1975)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和 Sperber & Wilson (1986/1995)的关联理论)存在两大不足:(1)传统推理理论未能很好地解释为何听话人通常能毫不费力地做出语用推理这一事实;(2)传统理论无法系统解释有关的推理模式和认知基础;这些不足尤其体现在对间接言语行为的解释中。针对这些问题,他们提出场境理论,场境理论把间接言语行为为相关的意义整体看作场境,把不同的间接表达看作部分,这样,场境往往由多个间接表达的部分组成。转喻思维体现为:场境中一个成分即一个间接表达,可激活整个场境而获得整体意义。

Ruiz de Mendoza & Díez (2001)对转喻进行高低层分类,将场境理论所讨论的间接言语行为归为高层转喻的范畴。国外对场境理论的研究主要有两方面:(1)研究语用因素在转喻操作中的作用,如 Pérez & Ruiz de Mendoza (2002),他们集中研究了说话双方在“得失”、“权利”、“意愿”等方面谁多谁少的问题。例如在命令言语行为中,言者比听者“得”的更多,“权利”更大,“愿望”更能得到满足。听者处于服从地位,“愿望”难以得到满足,“得”的较少。(2)研究转喻操作域问题,如 Ruiz de Mendoza & Díez (2001)认为“What's X doing Y”构式存在转喻多域操作的情况。从这些成果可以看出,虽然 Panther & Thornburg 和 Ruiz de Mendoza 的相关转喻研究最为深入,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但目前有两个方向明显还需深入研究,比如语用因素在认知操作中的作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见到系统的分析;同样,转喻多域操作也仅仅是被提及,缺乏深入研究。这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语境因素对高层转喻的影响,目前研究的还不够。

(1) What time is it?

(2) What's your age?

有些语境下例(1)和例(2)存在高层转喻,比如责备的情景。早晨七点半了,孩子还没起床上学,妈妈从厨房走出来,很不高兴,说出例(1)的

话语,在这种语境下,很明显是间接表达对孩子的不满,属于间接言语行为。再如大学已经毕业的女儿,对小弟弟一点儿也不呵护,俩人就小事争执不下,妈妈很不高兴,便对女儿说出例(2)这样的话语,在此情景中,也是间接地表达不满,属于间接言语行为,存在高层转喻思维。当然,有些语境下话语意图为询问,询问时例(1)没有间接意思,这样的语境下也就不存在转喻思维。这两个例子说明语境因素确实影响话语意思,对不同的间接言语行为现象,语境怎样影响其高层转喻思维及其操作,确实需要深入研究。

其次,场境理论只将研究目标定在解释间接言语行为如何通过转喻思维快速获得意义上,对于最基本的间接言语行为问题,例如如何理解间接这一概念?拿什么做标准来衡量间接?有哪些不同的转喻思维类型?这些问题到目前为止还很少有人讨论。

(3) 赵安涛:(望了他一下,打破沉闷)实夫,经济情形怎么样?

(俞实夫淡淡地一笑)

赵安涛:(走近身边,摸出方才从正谊那儿拿来的钱,轻轻地塞给他)
拿去用了。

俞实夫:什么?

赵安涛:你先用了,付了房钱。不多,这个月多买了几本书,所以……

俞实夫:你自己,不也很窘吗?

赵安涛:别管我,我有办法。(笑)

(夏衍《法西斯细菌》)

该例中,画线部分可以理解为“你自己也不富裕,还帮我,真是感激不尽”,“你自己,不也很窘吗”在这里是间接言语行为吗?间接言语行为如何确定?是否存在转喻思维?这些问题都值得研究。

再者,不同类型的间接言语行为中的转喻情况,他们的转喻操作是否相同?比如现代汉语中疑问句的意义偏离和现代汉语间接拒绝中的转喻操作是否一样?也需要深入探讨。

(4) 你有钱吗?

a. 对不起,正好没带。

b. 我这够,谢谢!

“你有钱吗”,从(4a)和(4b)的回答可以看出,两者都不是把问题理解为询问信息,而是理解为隐含义,回答是针对不同隐含义的。这说明,疑

问句意义在理解中,与字面义相比,意义发生偏离,回答是针对疑问句意义偏离之后的话语意义而进行的。听者怎样理解到偏离后的话语意思,而不是字面意思?同一个话语表达产生不同的意义偏离是否存在不同的转喻思维?如果是,其背后的机制又是什么?面对偏离现象的复杂情况,如何界定意义偏离?有哪些偏离种类?如果存在高层转喻思维,其转喻思维的认知操作是什么?在复杂的语境中,它们的操作完全相同吗?深入分析不同语境中具体间接言语行为的转喻思维状况无疑存在很广阔的研究空间,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此外,已研究的存在高层转喻思维的语言现象,也有需要拓展研究的地方。以“What's X doing Y”构式为例:

(5) Madam: What's this fly doing in my soup?

(直译:苍蝇在我的汤里干什么?)

Ruiz de Mendoza & Díez (2001) 不赞同 Kay & Fillmore (1999) 对例(5)“What's X doing Y”构式做出从词汇项配价出发的语义分析,认为揭示存在的高层转喻思维对该构式的语义能够做出更好的解释。Ruiz de Mendoza & Díez (2001) 认为该构式规约地表示不满或抱怨,例(5)的意义获得基于“行为代结果再代请求”的两步映射转喻(action for result for request)。我们观察发现,由于语境的复杂性,该构式的具体使用情况要比 Ruiz de Mendoza & Díez (2001) 所分析的情况复杂得多,该构式在有些语境下存在转喻,而有些语境下不存在转喻,并非规约地表示不满或抱怨,转喻思维的存在是有条件限制的。这些问题前人并未深入探讨,因此也有必要继续拓展。

(6) What's John doing in the garden? (John 在花园干什么?)

第4章我们将深入讨论,揭示该构式在询问信息的语境下没有转喻思维;如果在表示担心或不满的语境下,则存在转喻思维。该构式有无转喻与语境有很大的关系,而且进一步揭示语境不同,其转喻操作也会不同,有的语境下为多域操作,有的语境下为两域操作。对这个构式的重新观察,使我们感到已研究的现象仍有需要发展之处。再如“的”字结构虽已被认为存在转喻思维(沈家煊,1999),但转喻思维如何进行?有哪些转喻类型?其转喻属于高层还是低层?这些问题都还有待深入研究。

国内在间接言语行为的转喻解释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势头很好,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汉语中的转喻思维加以关注(沈家煊,1999、2006;王寅,

严辰松, 2005; 徐盛桓, 2009、2008; 张辉, 2003), 但间接言语行为中的转喻可以做深入研究的空间还很大, 我们认为对汉语现象的深入研究是发展该理论的一种有效途径。那么, 在汉语语言现象中, 语境因素在高层转喻思维中起多大作用? 转喻操作域是什么样的情况? 这两方面的探究将是本研究的重点。

本研究具体将围绕下面几个问题展开: (1) 不同间接言语行为转喻的具体操作问题与变体问题; (2) 语境因素如何影响转喻思维的问题; (3) 前人研究如“的”字结构和“*What's X doing Y*”构式需要继续深入的转喻操作变化与种类问题。本研究将从这三方面, 对提到的五种语言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虽然本研究对五种语言现象考察的侧重点不同, 但我们的目的在于探讨高层转喻思维机制, 找出五种语言现象中转喻思维的共同规律及其各自的特点, 从而形成对高层转喻理论较为完善的看法。其中, “*What's X doing Y*”构式、现代汉语间接拒绝和现代汉语疑问句的意义偏离, 这四种语言现象都和间接言语行为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需要找出其转喻特点。伏应涉及的转喻现象到目前还未引起学者们的注意, 需要做开拓性的研究。对这五种语言现象的共同特点, 我们的假设是: (1) 五种语言现象中都有转喻, 而且转喻都应该归到高层转喻中; (2) 这五种语言现象的转喻思维都存在多域操作的情况; (3) 语境会对其意义形成产生影响。但从转喻思维的抽象程度来说, “的”字结构是一个很复杂的现象, “的”字前的部分可以是抽象和复杂的, 如“我知道你的弱点, 你也知道我的”, 这里“你也知道我的”比“红的”的结构复杂, 而且“的”字结构中的转喻情况, 是在分类意义基础上建立的, 有标记语“的”, 不同于一般的指称转喻, 因此, “的”字结构也归入高层转喻来研究。这些问题我们将在后面章节中分别深入讨论。

1.2 研究层面与创新观点

本研究对高层转喻进行了更为细化的分类。Panther & Thornburg (1998、2004) 的场境理论和 Ruiz de Mendoza & Otal (2002) 的高层转喻观点, 拓宽了转喻的研究范围, 探讨了对间接言语行为的转喻解释。在前人的基础上, Ruiz de Mendoza & Díez (2001) 按照抽象程度将转喻更加明确地细分为高层转喻与低层转喻, 高层转喻和低层转喻又分别分为命题转喻和情景转喻 (第三章细述)。我们赞同他们的基本划分, 把转喻分为高、低层转喻, 但对高、低层转喻的界定, 本研究将探索一种更易接受的区分标准, 对高、低转喻内

部，我们也提出不同的再分类。我们的转喻分类具体如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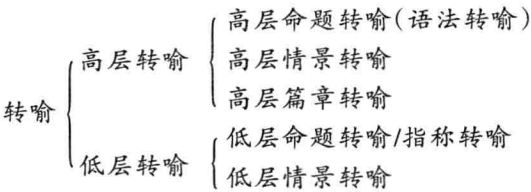


图 1.1 转喻的分类

我们把高层转喻细分为三种：高层命题转喻（propositional high-level metonymy)/语法转喻（grammatical metonymy）、高层情景转喻（situational high-level metonymies）和高层篇章转喻（textual metonymy）。Ruiz de Mendoza & Díez（2001）、Panther & Thornburg（2000）将引起词性变化且涉及语法范畴变化的抽象转喻归为语法转喻，如“*He chested the ball*”。“*chested*”在此为名词动化，用高层转喻来解释，我们接受这一观点。高层情景转喻指由情景激发，在句子层面意义的获得中产生的抽象转喻，如“*The poor dog left with its tail between its legs*”。此句中，“*with its tail between its legs*”激活人们对狗挨打的整体事件，因此存在部分—整体转喻，“*with its tail between its legs*”为部分，“狗挨打的全部事件”为整体。在前人提出的语法转喻和高层情景转喻的基础上，我们提出高层篇章转喻，它是存在于篇章层面上的高层转喻。就目前研究来看，学者们讨论的高层语法转喻经常发生在词汇层面，高层情景转喻常常发生在句子层面，我们认为在篇章层面也有高层转喻，尤其是我们考查了篇章中的伏应关系后，这一观点得到进一步强化，我们确信存在高层篇章转喻。在篇章意义的获得中，跨句段语篇中出现所具有影响整个篇章意义的抽象转喻即为高层篇章转喻。

本书中我们提出区分高、低层转喻的两种方法。Ruiz de Mendoza & Díez（2001）曾对前人提出的高层转喻和低层转喻做出更为明确的阐释，从抽象程度上给予区分，但我们认为对高层转喻和低层转喻的界定方法还是模糊，而且难以操作。因为抽象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缺乏具体标准。本研究，我们结合语言表达形式，寻找更简洁明了的答案。我们认为在给定语境下，从语言形式表达的判断可知，有些转喻从直觉上可以看出来，如“新手”表示“新员工”，称为低层转喻，修辞领域涉及到的借代基本属于这种可以在语言层面看出来的转喻，Panther & Thornburg（1999a）称这类转喻为指称转喻。然而，还有很多转喻思维存在于非指称转喻中，不能从语言现象中辨认，如

间接言语行为中的转喻和语法转喻。我们认为可以把能否从语言表达形式中依靠直觉观察出来作为高层和低层转喻划分的一种方法。本文提出能看出来的简单的指称转喻为低层转喻；不容易看出来的转喻，如只有在特定的情景中才产生的转喻和特定的篇章衔接中才能领悟的转喻称为高层转喻，即高层情景转喻和高层篇章转喻。第二种界定方法，把是否引起词性变化作为转喻高、低层划分的另一种标准，引起词性变化的为高层转喻，不引起词性变化的为低层转喻，语法转喻引起词性变化属于高层转喻。高层情景转喻和高层篇章转喻将在后几章中深入分析，在此，我们仅举例说明语法转喻这类高层转喻。

(7) There is a lot of America in what she does. (他的做法很美国。)

例(7)中，“America”用作不可数名词，但与“a lot of”搭配，在传统语法中，这是行不通的。语法研究虽然经历了结构主义语法、生成语法，发展到目前形式、功能、认知三足鼎立局面的几个阶段，但在认知语言学之前，这些现象如“a lot of America”用前面的几种语法理论都无法给出满意的解释，尤其无法给出其背后的认知机制。目前，国外以 Panther & Thornburg 为代表为数不多的学者（Kövecses & Radden, 1998；Panther & Thornburg, 1999a、1999b、2000；Ruiz de Mendoza & Díez, 2001；Ruiz de Mendoza & Pérez, 2001）用转喻解释词性的语法变化，揭示其背后的认知机制。Ruiz de Mendoza & Díez (2001) 指出高层转喻直接利用类属 ICM 进行映射，并对语言结构产生影响。对于例(7)，他们用一个目标域在源域的转喻模型（target-in-source）解释它的完整语义，“America”代表“美国人”一惯的价值观，转喻“实体代属性”（an entity for one of its property）允许一个语法上的量—质转化，因此，归为高层语法转喻。

本研究把抽象的高层转喻作为研究对象，对五种具体语言现象进行深入讨论，并将重点放在了较难辨别的高层转喻如高层情景转喻和高层篇章转喻上，而高层语法转喻我们将在后续的一本专著中另加探讨。我们把现代汉语间接拒绝和现代汉语疑问句意义偏离归为高层情景转喻，因为这些语言现象的意义获得与语境关系十分密切，其高层转喻是在具体语境的激发下产生的。我们把伏笔照应归为高层篇章转喻，因为他们产生于整体篇章语境中。本研究中我们把“的”字结构归为语法转喻，因为进入“的”字结构的任何词汇、短语或句子在该结构中都成为一个名词结构，同时激活转喻思维，这与一般指称转喻有很大不同。除此之外，我们对不同语言现象研究的侧重点